



(上接9月23日A14版)

矿灯主要由两部分组成，灯盒和灯头。连结灯盒和灯头的，是一根一米来长的、指头粗细的胶皮电线。灯盒用来蓄电，是方的。灯头用来照明，是圆的。用专用灯带把灯盒往腰后一系，把灯头一侧的开关一扭，将灯碗子里的灯泡扭亮，往头顶的矿帽上一卡，就可以照明了。井下黑咕隆咚，如果没有矿灯照明，矿工寸步难行。矿灯往头顶上一带呢，炽白的光柱就会刺破黑暗，指向前方，照到哪里哪里亮。矿工都很爱惜矿灯，愿意把矿灯比喻成矿工的眼睛。到井下，人的两只眼睛看不见了，只能借助于矿灯这只大眼睛，独眼睛。煤矿上有不少写诗的人，他们无一例外都曾拿矿灯作创作素材，都赞美过矿灯。也有人喜欢把矿灯比喻成男人的生殖器，说有一盏矿灯一样的生殖器，作为一个男人，那是多么阳刚，多么威猛。有一位煤矿的画家，画了一幅展示矿工裸体的油画，在应该画生殖器的部位，画家画上去的是一只矿灯的灯头。用灯头代替了生殖器，“生殖器”光芒四射。这幅遂成为一幅名画，名画的名字就叫《矿工》。这幅油画告诉人们，矿灯就是矿工的命根子，矿灯是和生命连在一起的。

人需要吃饭，一天需要吃三顿饭，以补充热量、能量。人如果不及时补充能量，就会心慌体虚，干活儿就没有力气。矿灯也是同样的道理，一只矿灯只能用一个班，最多能用十几个小时。这是因为灯盒蓄电池的蓄电量是有限的，如果使用时间过长，超过了限

量，灯光就会发红，变弱，直至熄灭。以前的劳动模范要在井下连续加班，他们的办法是下井时多带两只矿灯，用乏一只，再换一只。

尤四品和秦风玲结婚后，他所沿用的是给矿灯充电的办法，每天都要给自己的“矿灯”充电，一天都不落。因为窑哥们儿在井下谈论女人比较多，尤四品受到刺激，他的激情每天都很充沛，每天都要和秦风玲做那件事。他体会到了，挖煤和做那件事走的不是一经，用的不是一股劲。哪怕他在井下挖煤挖得再累，只要回家一见到秦风玲，他马上就来劲，就斗志昂扬。

有时尤四品下班回到家，秦风玲也把饭做好了。秦风玲说正好，吃饭吧。尤四品不急着吃饭，他要求“充电”，先给“矿灯充电”，等“充完电”再吃饭。

秦风玲不拒绝为尤四品“充电”，她身上有的是“电”，她就是尤四品的“电源”。家里只有他们两个人，想“充电”方便得很，把门一关，随时都可以充。他们甚至连门都不用关，敞着门照充不误，反正不会有别人到他们家里来。有时会

黑白男女

第十四章 改嫁之后(上)



从5点等到6点、7点、8点、9点，从白天等到黑夜，仍不见尤四品回来。秦风玲心里叫了一声，坏了，尤四品的老毛病又犯了。结婚前，秦风玲只知道尤四品

爱抽烟，烟瘾很大，但他不知道尤四品还爱打麻将，打麻将的瘾头也很大。尤四品挣钱不算少，存钱不算多，他挣的钱大部分都在哗哗作响的麻将桌上输给了别人。麻将不是固体，而是液体。但因固体一换算成钱，就变成了液体。液体抓来抓去是抓不住的，抓得越快，流失得就越多。麻将不是方的，而是圆的。但在输赢的意义上，麻将又像是圆的，圆得琉璃珠子一样，一不小心就在桌面上滚远了。秦风玲对尤四品打麻将所持态度是坚决反对，没有丝毫妥协和调和的余地。她把打麻将和输钱之间画了等号，认为打麻将就是给人家送钱。尤四品冒着生命危险挣下的血汗钱，却白白送给别人，这让秦风玲万万不能容忍。戒不掉尤四品的烟瘾，她必须帮助尤四品戒掉赌瘾。打麻将的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，一是用手，二是用钱。要把尤四品的手指剁断，她下不了那个手。目前最有效的办法，是把尤四品的钱路切断。切断尤四品的钱路并不难，把尤四品的工资卡要过来就是了。矿上不管发什么钱，都不再发现金，都是通过卡片上的号码，直接打到卡上。尤四品抽烟怎么办呢？秦风玲

进来一只鸡，或进来一只狗，那没关系，有鸡或有狗看着他们，像是有了观众，使他“充电”充得更有趣味。秦风玲问过尤四品，给真的矿灯充电一般要充多长时间才能充满。尤四品说，要充够8小时以上。那么给尤四品身上的“矿灯”充电呢，秦风玲要求尤四品慢慢充，不要着急，不要充得那么快。当“灯头”插进秦风玲身上的“插座”后，两个人的感觉都相当不错。尤四品能感觉到“电流”嗞嗞的，正源源不断地往他的“矿灯”里充。不仅把“灯头”充得棒棒的，似乎他的整个身体都变成了“灯头”，都充得棒棒的。尤四品直哎呀，说风玲，你身上的电可真多呀！

秦风玲说：我身上的电都是好电，你就可劲充吧，充死你！说是给尤四品充电，给她的感觉，也是尤四品给她充电。尤四品通过“灯头”正把“电流”注入她的身体深处。她似乎能感觉到，“矿灯”是打开的，“光柱”不断探照，不断延伸，把阴暗处照得一派光明。正因为“灯头”是带电的，“光柱”带有一定的热量，使她觉得

“灯头”烫烫的，好受死了。更为难得的是，由于“灯头”不断摩擦，有时会零星冒出一簇簇“火花”。“火花”在秦风玲的身体内部开放，仿佛她的整个身体都在开放，她喊尤四品：老公，我的老公，有老公真好啊！

尤四品毫不谦虚：有老公好吧，我很棒吧！

秦风玲提起了卫君梅：卫君梅那娘们儿可真傻呀，她是放着舒服不舒服呀，她到底要给谁留着呢！

你别管人家傻不傻，只要你自己舒服就行了。

那不行，卫君梅是我的好姐们儿，我舒服了，我想让她也舒服。

怎么让他舒服？你总不会把我让给她吧！

放屁！就你这样的，卫君梅的脚趾头都不会看上你。

她看不上我，我还看不上她呢！

你怎么看不上她？

她成天端着，一点儿都不浪。

那我浪吗？

浪不浪你自己知道。

你嫂子才浪呢，你姐才浪呢，你妹子才浪呢！这样说着，秦风玲的身体有些颤巍，不知不觉间又“浪”了起来。

尤四品咬着咬着，控制着控制着，再也控制不住，“火花”顿时放成了“焰火”。怒放的“焰火”有着爆炸般的效果，放得满天满地，绚烂无比。尤四品说：看看，把“电”给你弄满了吧！

给他买，一天两盒，定量发给他。至于别的零钱，秦风玲认为尤四品花不着，连一个钢镚子都不给他。尤四品身上一分钱都没有，他拿什么打麻将呢？

直到晚上

10点多，尤四品才回到了家。秦风玲的眼珠子瞪得像斩鬼的一样，命尤四品说吧，干啥去了？

尤四品自知理亏，低着头，低着眉，在搓自己的手。那是一双在井下工作面挖煤的手，也是一双在麻将桌上码麻将的手。由于常年不见阳光，他的手指有些发白，似乎连一点血色都没有。

低着头干什么？看着我！

尤四品把头抬起来，看着秦风玲。他想抽一支烟，把烟盒从口袋里掏出来，烟盒成了空的，里面连一支烟都没有了。他把烟盒攥扁，攥成一团，仍攥在手里。

我以为井下又发生瓦斯爆炸了呢，我以为你再也不会回来了呢！秦风玲说着这样的狠话，难免想起自己的前夫陶刚，泪珠子一下子就滚了出来。

尤四品见秦风玲掉泪，心里更加害怕，他说：我再也不敢了。

狗改不了吃屎。上次你也说过再也不敢了，我再也不相信你的话了。你哪儿来的钱？

他们三缺一，非要拉我玩一会儿。我

